



北京

北京晚报

□记者 孙毅 文/图

人物名片 曹艳红

80后,北京通州“曹女阳光农场”主理人,曹艳红一家,在北运河边沙古堆村传承到第九代人



世代居住在运河边的曹艳红,返乡创业成为乡村致富头雁

北京的北运河边 九代世居运河人家 致富头雁 助千年古村奔新生

沙古堆村这一段大运河,被称为北运河。顾名思义,这里已经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

流淌千年的北运河,在沙古堆村拐了一道弯。当年漕船从此经过时,顺着弯弯的河道,在村北、东、南绕行半个圆,便有了依依不舍“三望沙古堆”之说。这个浪漫的民间传说,让今人仿佛能与曾在运河上奔忙的古人对话。

80后曹艳红是土生土长的沙古堆村人,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CBD的广告公司任职,薪酬丰厚。

“我感觉还是离不开运河边的这片土地。”起初是帮助村民在网络平台销售樱桃,2019年曹艳红正式辞职返乡创业。如今,她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农人”。

一大早8点钟,天已大亮,曹艳红在位于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的“曹

女阳光农场”忙碌起来。新鲜收获的樱桃口感最佳,利用快捷物流,可以快速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而在以前,即便村边就是运河,沙古堆村的樱桃也无法企及遥远的岭南和西北。

沙古堆村所在的西集镇,种植樱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大规模种植始于30年前。经北运河和潮白河冲击而成的沙质平原,配合阳光、水汽,为樱桃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农业受天气影响很大。”曹艳红说道,她清楚地记得2019年的5月,一场冰雹导致樱桃颗粒无收。这次打击让曹艳红坚定了创业的方向,要以运河文化为核心,依托农场,发展民宿、旅游等多种经营开发。

2021年9月20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沙古堆村距离园区只有10多分钟车程。曹艳红敏锐地抓住商机,

为去往环球度假区的游客提供接送、订票等配套服务。很快,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挤满了她的民宿。

2022年6月24日,京杭大运河京冀段在沉寂80多年后实现旅游通航,从通州古城一路乘船南下直达河北香河。运河通航,途经沙古堆村,带来新的商机,乘船、游览、采摘、美食,形成产业链式旅游服务。

在曹艳红的带动下,村里的民宿从一家变成了多家,原本习惯到城里闯天地的年轻人都回来了。

“游客来感受属于沙古堆村的北方运河文化,我也会向他们取经,问问大家的乡村民宿和农场是如何运营的。”

有来有往,就像运河一样。只不过,以前运河连接起南北中国,现在在运河成了一根纽带,已经能联通全世界。

天津

每日新报

□记者 安元 李文博 文/图

人物名片 陈晨

土生土长在天津杨柳青镇十六街的90后,东寓法鼓第九代传承人暨东寓法鼓音乐老会第九任会长



东寓法鼓第九代传承人陈晨表演中

曾中断多年的天津民间文化 如今由年轻小伙挑头操持 百年法鼓 老曲儿奏响运河新音

周六傍晚,当晚霞余晖随着京杭大运河的粼粼波光渐行渐远,河岸边杨柳青镇的院落正传出阵阵鼓乐声,从零星试练的敲击吹奏到试音、演练,再到传统曲目的整段演奏,忙碌了一周的老十六街乡亲们正从各自家中赶来,一起排练、切磋东寓法鼓的演奏技巧。

月华之下,佳音袅袅,运河之畔传颂着东寓法鼓269年的传承故事。

“我小时候,身边的长辈几乎都能演奏至少一种乐器,鼓、钹、铙、板、笙。”生长在大运河岸边的陈晨,深刻感受着东寓法鼓在运河人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源自漕运文化的

音乐形式更是让一代又一代杨柳青人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运河畔独特的文化记忆。

杨柳青地处京杭大运河沿岸,便利的河运交通促进了笙管乐曲的传播和发展,积淀着天津河岸人家的生活情感、民俗观念与艺术追求。

不知不觉间,东寓法鼓已经陪伴杨柳青的父老乡亲走过了近270年的时光,并一路记载着他们的喜乐哀愁。

2008年,杨柳青镇迎来宅基地建设高潮,农民们纷纷离开老街,搬到新的居住区,改善了居住环境,但对于东寓法鼓来说,却自此失去了生机。

“大家搬走后,以前天天响在耳边的法鼓也听不到了。”陈晨的这种惆怅很快得到老街坊们的响应。于是,2012年陈晨牵头与各级部门沟通,几经周折,终于在2015年将东寓法鼓老艺人及各方人士再聚一堂,重新恢复了“东寓法鼓音乐老会”。

大运河申遗为沿岸的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近两年东寓法鼓也被评为西青区的非遗项目,得到更多的保护和机会。

从1755年创立至今,穿越近270年运河时光而来的东寓法鼓,在如今的新时代下,百年古乐将继续焕发青春光彩。

河北

燕赵都市报

□记者 边义婷 任利 刘世鹏/文 张李昊 张恩博/图

人物名片 王少华

50后,河北沧州人,沧州大运河“专职摄影家”,40多年,他坚持用光影定格大运河沧州段的变化



王少华近照

一船明月过沧州 他的镜头记录了这里的美丽“蝶变” 我家就在河边住 万千照片拍变迁

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少华开始用镜头记录大运河的变化。从黑白到彩色,从胶卷到数码,在王少华拍摄的上万张运河相片中,大运河沧州段每一年都在变化,不断“蝶变”。日前,王少华再次来到河岸边,眼前的运河碧波荡漾。

王少华生于1950年,11岁时跟随家人从任丘老家来到沧州市区,第一次看到大运河。

彼时,运河上“货船穿桥而过”的“新奇”画面,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两岸的庄稼长得特别好,两岸的树密密麻麻。

老辈人告诉他,沧州有1500余年建州史,就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历史上的沧州段运河也一直是条丰水河,据说新中国成立前运河水有六七米深,能走20多米长的大船。运河边的码头,有卸货的、批货的、卖小

吃的、卖杂货的,特别热闹。

后来,长大后的王少华当兵入伍,在部队里他学习了摄影技术。1976年王少华退伍后,被分配到了沧州市的红星电影院,他的家就住在运河附近的文化胡同,距离运河也就3公里。再次见到运河,王少华脸上写满了失望和难过,这个时候的运河几乎干涸,岸边成了丢弃生活垃圾的地方,无人愿意靠近。1987年王少华成为沧州日报摄影记者,他拍摄运河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运河真正成为王少华拍摄“主角”始于2005年。那一年,中国大运河准备申遗。

王少华印象最深刻的是2012年沧州市南运河市区示范段整治工程,他紧盯项目进度,从开工到建设再到竣工,他用相机一帧一帧记录下了整个过程。他还将镜头对准了大运河沧州段

的重要景观、水利工程、两岸风情等。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申遗成功,王少华激动得一夜未眠,之后,他拍摄大运河的次数更多了。在他的镜头里,曾经的干涸河道每一天都在变化,每一天都在变“美”,童年里的大运河又“回来”了,变得更“新奇”了。

又到仲夏,大运河沧州段两岸,绿柳拂堤,鸟鸣嚶嚶。在百狮园的南川古渡,一艘游船穿桥而过,荡漾起层层碧波,这里是王少华现在最常来散步、拍景的地方。

路过现在的沧州给水所公园,里面遍布大面积的绿地草坪,一排排老树苍翠浓郁。

“沧州给水所”的改变只是大运河沧州段变化的小小缩影。大运河畔的村庄,房屋整齐、街道宽敞,一片娴静舒适;华灯初上,南川老街人头攒动,处处流光溢彩……